



倚天屠龍記

四

金庸武俠全集

評點本

文化藝術出版社

倚天

濂龍記

四

評點本

金

庸

武俠全集

章

院圖書館

章

文化藝術出版社

目 録

三十一	刀劍齊失人云亡	(一一二九)
三十二	冤蒙不白愁欲狂	(一一七五)
三十三	簫長琴短衣流黃	(一二〇七)
三十四	新婦素手裂紅裳	(一二三六)
三十五	屠獅有會孰為殃	(一二八二)
三十六	天矯三松鬱青蒼	(一三一九)
三十七	天下英雄莫能當	(一三五六)
三十八	君子可欺之以方	(一三九六)
三十九	秘笈兵書此中藏	(一四三二)
四十	不識張郎是張郎	(一四七〇)
後 記	(一五〇八)

目 録

三十一	刀劍齊失人云亡	(一一二九)
三十二	冤蒙不白愁欲狂	(一一七五)
三十三	簫長琴短衣流黃	(一二〇七)
三十四	新婦素手裂紅裳	(一二三六)
三十五	屠獅有會孰為殃	(一二八二)
三十六	天矯三松鬱青蒼	(一三一九)
三十七	天下英雄莫能當	(一三五六)
三十八	君子可欺之以方	(一三九六)
三十九	秘笈兵書此中藏	(一四三二)
四十	不識張郎是張郎	(一四七〇)
後 記	(一五〇八)

三十一 刀劍齊失人云亡

殷離敷了波斯人的治傷藥膏之後，仍然發燒不退，嚙語不止。她在海上數日，病中受了風寒，那傷藥只能醫治金創外傷，卻治不得體內風邪。張無忌心中焦急，第三日上遙遙望見東首海上一小島，便吩咐舵工向島駛去。

衆人上得島來，精神為之一振。那島方圓不過數里，長滿了矮樹花草。張無忌請周芷若看護殷離、趙敏，一路分花拂草，尋覓草藥。但島上花草與中土大異，多半不識，張無忌越尋越遠，直到昏黑，仍只找到一味，只得回到原處，將那味草藥搗爛了，餵殷離服下。

六人圍著火堆，用過了飲食。四下裏花香浮動，草木清新，比之船艙中的氣悶局促，另有一番光景。殷離精神也好了些，說道：「阿牛哥哥，今晚咱們睡在這兒，不回船去了。」此議一出，人人讚妙。眼見小島上山溫水清，也無兇禽猛獸，各人放心安睡。

次晨醒轉，張無忌站起身來，只跨出一步，腳下一個踉蹌，險些摔倒，只覺雙腳虛軟無力，那是從所未有之事，揉了揉眼睛，只見那艘波斯船已不在原處。他心下更驚，奔到海灘四下張望，不見船隻的蹤影。

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，叫道：「義父，你安好麼？」卻不聽得謝遜回答，忙奔到謝遜睡臥之

各人放心安睡，爲後面的事情作了鋪墊。

懸念又起。

處，只見他好端端的睡得正沉，先放了一大半心。

被人削去頭髮、耳朵，還在臉含微笑，難能可貴。

趙敏、周芷若、殷離三人昨晚睡在遠處一塊大石之後。他奔過去看時，只見周芷若和殷離相對而臥，趙敏卻已不在該處。一瞥間見殷離滿臉是血，俯身察看，見她臉上被利刃劃了十來條傷痕，人已昏迷不醒，忙伸手搭她脈搏，幸而尚在微微跳動。再看周芷若時，只見她滿頭秀髮被削去了一大塊，左耳也被削去了一片，鮮血未曾全凝，可是她臉含微笑，兀自做著好夢，晨曦照射下如海棠春睡，嬌麗無限。

他心中連珠價只是叫苦，叫道：「周姑娘，醒來！周姑娘，醒來！」周芷若只是不醒。張無忌伸手去搖她肩頭，周芷若打了個哈欠，側了頭仍是沉睡。張無忌知她必是中了迷藥，昨晚出了這許多怪事，自己渾然不覺，此刻又是全身乏力，自也是中毒無疑。

一時叫周芷若不醒，當下又奔到謝遜身旁，叫道：「義父，義父！」謝遜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，道：「怎麼啊？」張無忌道：「糟糕！咱們中了奸計。」將波斯船駛走、殷離及周芷若受傷之事簡畧說了。謝遜驚問：「趙姑娘呢？」

張無忌黯然道：「不見她啊。」吸一口氣，畧運內息，只覺四肢虛浮，使不出勁來，衝口便道：「義父，咱們給人下了『十香軟筋散』之毒。」

六派高手被趙敏以「十香軟筋散」困倒，一齊擄到大都萬安寺中之事，謝遜早已聽到張無忌說過，他站起身來，脚下也是虛飄飄的全無力道，定了定神，問道：「那屠龍刀和倚天劍，也都給她帶走了？」

還是爲了屠龍刀和倚天劍。

張無忌一看身周，刀劍皆已不見，心下氣惱無比，幾乎要哭出聲來，沒料到趙敏竟會乘著自己遭逢極大危難之際，又來落井下石，使出這般奸計。

如此劍傷殷離，卻又不傷周芷若，不知趙敏何以如此？令人懷疑。

他呆了一陣，掛念殷離的傷勢，忙又奔到殷周二女身旁，推了推周芷若，她仍是沉睡不醒，心想：「我內力最深，是以醒得最早，義父其次。周姑娘內力跟我們二人差得遠了，看來一時難醒。」當下撕了一塊衣襟，替殷離抹去臉上血漬，只見她臉蛋上橫七豎八都是細細的一條條傷痕，顯然是用倚天劍所劃。殷離自被紫衫龍王金花婆婆所傷之後，流血甚多，體內蘊積的千蛛毒液隨血而散，臉上浮腫已退了一大半，幼時俏麗的容顏這數日來本已畧復舊觀，此刻臉上多了這十幾道劍傷，又變得猙獰可怖。

張無忌又是心痛，又是惱怒，切齒道：「趙敏啊趙敏，但教你撞在我手裏，張無忌若再饒你，當真枉自為人了。」定了定神，忙到山邊採了些止血草藥，嚼爛了敷在殷離臉上，又去敷在周芷若的頭皮和耳上。

周芷若打了個哈欠，睜開眼來，忽見他伸手在自己頭上摸索，羞得滿臉通紅，伸手推開他手臂，嗔道：「你……你怎麼啦……」一句話沒說完，想是覺得耳上痛楚，伸手一摸，「啊」的一聲驚呼，跳起身來，問道：「為甚麼？」突然雙膝一軟，撲在張無忌懷中。

張無忌伸手扶住，安慰道：「周姑娘，你別怕。」周芷若看到殷離臉上可怖的模樣，忙伸手撫摸自己的臉，驚道：「我……我也是這樣了麼？」張無忌道：「不！你只受了些輕傷。」周芷若道：「是那些波斯惡徒幹的麼？我……我怎地一些兒也不知道？」張無忌嘆了口氣，幽幽的道：「只怕……只怕是趙姑娘幹的。昨晚的飲食之中，她下了毒。」

周芷若呆了半晌，摸著半邊耳朵，哭出聲來。張無忌慰道：「幸好你所傷不重，耳朵受了些損傷，將頭髮披下來蓋過了，旁人瞧不見。」周芷若道：「還說頭髮呢？我頭髮也沒有了。」張無忌道：「頂心上少了點兒頭皮，兩旁的頭髮可以攏過來揷住……」周芷若嗔道：「我為甚麼要

把兩旁頭髮攏過來揷住？到這時候，你還在竭力迴護你的趙姑娘。」

張無忌碰了個莫名其妙釘子，訕訕的道：「我才不迴護她呢！她這般心狠手辣，將殷姑娘傷成這般，我……我才不饒她呢。」眼見殷離臉上的模樣，不禁怔怔的掉下淚來。

身當此境，張無忌不由得徬徨失措，坐下一運功，察覺中毒着實不淺。本來「十香軟筋散」非趙敏的獨門解藥不能消解，但此時只能以內功與劇毒試相抗衡，當下運起內息，將散在四肢百骸的毒素慢慢搬入丹田，強行凝聚，然後再一點一滴的逼出體外。運功一個多時辰後，察覺見效，心中畧慰，只是此法以九陽神功為根基，無法傳授謝遜和周芷若照行，惟有待自己驅毒淨盡之後，再助謝周二入驅毒。

這功夫說來簡捷，做起來卻十分繁複，他到第七日上，也只驅除了體內三成毒素。好在這毒藥只是令人使不出內勁，於身子卻是無害。

周芷若起初幾日極是着惱，後來倒也漸漸慣了，陪著謝遜捕魚射鳥，燒水煮食。她晚間在島東一個山洞中獨居，和張無忌等離得遠遠地。

張無忌暗自慚愧，心想趙敏之禍，全是由己而起。這趙姑娘明明是蒙古的郡主，是明教的對頭死敵，武林中不知有多少高人曾折在她的手裏，自己對她居然不加防範，當真愚不可及。謝遜和周芷若對他倒並無怨責，然他二人越是一句不提，他心中越是難過，有時見到周芷若的眼色，隱隱體會到她是在說：「你為趙敏的美色所迷，釀成了這等大禍。」

但殷離的傷勢卻越來越重。這小島地處南海，所生草木大半非胡青牛醫經所載，他空自醫術精湛，又明知殷離的傷勢可治，然而手邊就是沒藥。偏生島上樹木都是又矮又小，僅能作柴薪之用，否則他早已紮成木筏，冒險內航。他若不明醫術，也不過是焦慮而已，此時卻如萬把尖刀日

殷離住在那裏？為何周芷若要獨居而不和殷離在一起？

想張無忌，念張無忌，恨張無忌，偏偏不知面前之人就是張無忌。

夜在心頭剜割。這一晚他嚼了些退熱的草藥，餵在殷離口中，眼見她難以下咽，心中一酸，淚水一顆顆滴在她臉上。

殷離忽然睜開眼來，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阿牛哥哥，你別難過。我要到陰世去見那個狠心短命的小鬼張無忌去了。我要跟他說，世上有一個阿牛哥哥，待我這樣好，可比你張無忌好上千倍萬倍。」

張無忌喉頭哽咽，一時打不定主意，是否要向她吐露自己實在就是張無忌。

殷離握住了他的手，說道：「阿牛哥哥，我始終沒答應嫁給你，你恨我麼？我猜你是為了討我喜歡，說著騙騙我的。我相貌醜陋，脾氣古怪，你怎會要我？」

張無忌道：「不！我没騙你。你是一位情深意真的好姑娘，要是得真能娶你為妻，實是我生平之幸。等你身子大好了，咱們諸事料理停當，便即成婚，好不好？」

殷離伸出手來，輕輕撫他的面頰，搖頭道：「阿牛哥哥，我是不能嫁你的。我的心，早就許給了那個兇惡狠心的張無忌了……阿牛哥哥，我有點兒害怕，到了陰世，能遇到他麼？他仍然會對我這麼狠霸霸的麼？」

張無忌見她說話神智清楚，臉頰潮紅，心下暗驚：「這是迴光返照之象，難道她便要畢命於今日嗎？」一時呆呆出神，沒聽見她的話。殷離抓住了他手腕，又問了一遍。

張無忌柔聲道：「他永遠會待你很好的，當你心肝寶貝兒一般。」殷離道：「能有你待我一半兒好麼？」張無忌道：「老天爺在上，張無忌誠心誠意的疼你愛你，他早就懊悔小時候待你這般兇狠了。他……他對你之心，跟我一般無異，沒半點分別。」

殷離嘆了口氣，嘴角上帶著一絲微笑，道：「那……那我就放心了……」握著他的手漸漸鬆

殷離之死令人傷心，死而不知曾阿牛就是張無忌，更令人傷心。

開，雙目閉上，終於停了呼吸。

張無忌將她屍身抱在懷裏，心想她直到一瞑不視，仍不知自己便是張無忌。這些日來，她始終昏昏沉沉，無法跟她說知真相。當她臨終前的片刻神智清明之際，卻又甚麼也來不及說了。其實，到了這個地步，說與不說，也沒甚麼分別。他心頭痛楚，竟哭不出聲來，只想：「若不是趙敏又傷她臉頰，她的傷未必無救。若不是趙敏棄了咱們在這荒島之上，只要數日間趕回中原，我定有法子救得她的性命。」恨恨的衝口而出：「趙敏，你這般心如蛇蠍，有朝一日落在我手中，張無忌決不饒你性命。」

忽聽背後一個冷冷的聲音說道：「待得你見到她如花似玉的容貌，可又下不了手啦。」轉過身來，只見周芷若俏立風中，臉上滿是鄙夷之色。他又是傷心，又是慚愧，說道：「我對著表妹的屍身發誓，若不手誅妖女，張無忌無顏立於天地之間。」

周芷若道：「那才是有志氣的好男兒。」搶上幾步，撫著殷離的屍身痛哭起來。

謝遜聽到哭聲，尋聲而至，得知殷離身亡，也不禁傷感。

張無忌到山岡之陰去挖墓，島上浮泥甚淺，挖得兩尺，便遇上堅硬的花崗石，手邊又無鋤鏟，只得將殷離的屍身放入淺穴，待要將泥土堆上，見到她臉上的腫脹與血痕，心想：「碎石泥塊堆在臉上，可要擦傷了她。」折了些樹枝架在她屍身上，再輕輕放上石塊，似乎她死後尚有知覺，生恐她給石塊壓痛了。折下一段樹幹，剝去樹皮，用殷離的匕首在樹幹上刻道：「愛妻蛛兒殷離之墓」，下面刻道：「張無忌謹立」。一切停當，這才伏地大哭。

周芷若勸道：「殷姑娘對你一往情深，你待她也是仁至義盡。只須你不負了今日之言，殺了趙敏為她報仇，殷家妹子在九泉之下也是含笑的了。」

因有花崗石，故僅挖兩尺深；因見臉上的傷痕，故起怕擦傷之念，放上樹枝和石頭。讀者牢記此點。

轉眼之間，四女僅剩一人。

張無忌一番傷心，本已凝聚在丹田之中的毒素復又散開，再多費了數日之功，才漸行凝聚，待得盡數驅出體外，又是十餘日之後了。

小島地氣炎熱，諸般野果甚多，隨手採摘，即可充饑，日子倒也過得並不艱難。周芷若知張無忌心傷殷離之死，惱恨趙敏之詐，復又憐惜小昭之去，待他加意的溫柔體貼。

張無忌運神功替謝遜驅去了體內毒性後，本該替周芷若驅毒，但想這驅毒之法須以一掌貼於對方後腰，一掌貼於臍上小腹，青年男女，怎能如此肌膚相親？但若非這般運功，又不能將自身的九陽真氣輸入她體內，一連數日，心下好生躊躇，難以決斷。

這日晚間，謝遜忽道：「無忌，咱們在此島上，你想要過多少日子？」張無忌一怔，道：「那就難說得很，只盼能有船隻經過，救咱們回歸中土。」謝遜道：「這一個多月來，遠遠也曾見到船帆的影子麼？」張無忌道：「沒有。」謝遜道：「是了！說不定明天便有船隻來到，但說不定再過一百年也沒船經過。」張無忌嘆道：「這荒島孤懸海中，非海船航道所經，咱們是否能重回中土，原是十分渺茫。」

謝遜道：「嗯，解藥是不易求的了。十香軟筋散的毒素留在體中，除了四肢乏力之外，可有其他害處？」張無忌道：「時候不長，那也沒有多大害處，但這種劇毒侵肌蝕骨，日子久了，五臟六腑難免都受損傷。」

謝遜道：「是啊。那你怎能不儘早設法給周姑娘驅毒？你說周姑娘和你從小認識，當年你身中玄冥寒毒之時，她曾有惠於你。這等溫柔有德的淑女，到那裏求去？難道你嫌她相貌不美麼？」張無忌道：「不，不，周姑娘倘若不美，天下那裏還有美人？」謝遜道：「那我替你作

情節發展至此，一切自然，水到渠成。

主，娶了她為妻。這男女授受不親的腐禮，就不必顧忌了。」

周芷若在旁聽著他二人說話，忽聽說到自己身上來了，羞得滿臉通紅，站起身來便走。

謝遜躍起身來，張開雙手，攔在她身前，笑道：「別走，別走！我今日這媒人是做定的了。」周芷若嗔道：「謝老爺子，你為老不尊！咱們只盼想個法兒回歸中土，這當兒怎地說起這些不三不四的話來？」

謝遜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男女好合，是終身大事，怎麼不三不四了？無忌，你父母也是在荒島上自行拜天地成婚。他們當日若非破除了這些世俗禮法，世上那裏有你這個小子？何況今日有你義父為你主婚。難道你不喜歡周姑娘麼？不想替她驅除體內的劇毒麼？」

周芷若掙了面只是要走，謝遜拉住她衣袖，笑道：「你走到那裏去？明日咱們不見面了麼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肯叫我這老瞎子做公公？」周芷若道：「不，不，不是的。謝老爺子是當世豪傑……」謝遜道：「那你是答應了？」周芷若只說：「不，不！」謝遜道：「你是嫌我這義兒太過不成材麼？」

周芷若頓了一頓，說道：「張公子武功卓絕，名揚江湖。得……得婿如此，更有何求？只是……只是……」謝遜道：「怎麼？」周芷若向張無忌微微掠了一眼，說道：「他……他心中實在喜歡趙姑娘，我是知道的。」

謝遜咬牙道：「趙敏這小賤人害得咱們如此慘法，無忌豈能仍然執迷不悟？無忌，你自己倒說說看。」

張無忌心中一片迷惘，想起趙敏盈盈笑語、種種動人之處，只覺若能娶趙敏為妻，長自和她相伴，那才是生平至福，但一轉念間，立時憶起殷離臉上橫七豎八、血淋淋的劍傷來，忙道：

滅絕師太之徒，得其
師真傳，以毒誓圓
人。

「趙姑娘是我大仇，我要殺了她為表妹雪恨。」

謝遜道：「照啊，周姑娘，那你還有甚麼疑忌？」周芷若低聲道：「我不放心。除非……除非你要他……立下一個誓來。否則我寧可毒發身死，也不要他助我驅毒。」謝遜道：「無忌，快立誓！」

張無忌雙膝跪地，說道：「我張無忌若是忘了表妹血仇，天地不容。」

周芷若道：「我要你說得清楚些，對那位趙姑娘怎樣？」

謝遜道：「無忌，你就說得更清楚些。甚麼『天地不容』，太含糊了。」

張無忌朗聲道：「妖女趙敏為其韃子皇室出力，苦我百姓，傷我武林義士，復又盜我義父寶刀，害我表妹殷離。張無忌有生之日，不敢忘此大仇，如有違者，天厭之，地厭之。」

周芷若嫣然一笑，道：「只怕到了那時候，你又手下留情哩。」

謝遜道：「我說呢，揀日不如撞日，咱們江湖豪傑，還管他甚麼婆婆媽媽的繁文縟節，你小倆口不如今日便拜堂成親罷。這十香軟筋散早日驅出好一日。」

張無忌道：「不！義父，芷若，你們聽我一言。殷姑娘待我情意深重，她自幼便心中以我為夫，我心中也已以她為妻，雖無婚姻之事，卻有夫婦之義。她屍骨未寒，我何忍即行另結新歡？」

謝遜沉吟道：「這話倒也說得是，依你說那便如何？」張無忌道：「依孩兒之見，孩兒今日先和周姑娘訂立婚姻之約，助她療傷驅毒，這就方便得多。倘若天幸咱們得回中土，待孩兒手刃趙敏，奪回屠龍寶刀交回義父手中，那時再和周姑娘完婚，可說兩全其美。」謝遜笑道：「你倒想得挺美。要是十年八年，咱們也回不了中土呢？」張無忌道：「三年之後，不論咱們是否能離

此島，就請義父主持孩兒的婚事便是。」

謝遜點了點頭，問周芷若道：「周姑娘，你說怎樣？」周芷若垂頭不答，隔了半晌，才道：「我是個孤苦伶仃的女孩兒家，自己能有甚麼主意？一切全憑老爺子作主。」

謝遜哈哈笑道：「很好，很好。咱三人一言為定。你小倆口是未婚夫婦，不必再有甚麼顧忌。無忌，你給我的兒媳婦驅毒罷。」說著大踏步走向山後。

張無忌道：「芷若，我這番苦衷，你能見諒麼？」

周芷若微笑道：「只因是我這個醜樣的，你才推三阻四，要是換了趙姑娘啊，只怕你今晚就……」說到這裏，轉過了頭，不好意思再說。

「不分善惡，迷戀美色」八字考語極其確切。

張無忌怦然心動，尋思：「當大夥兒同在小船中飄浮之時，我曾痴心妄想，同娶四美。其實我心中真正所愛，竟是那個無惡不作、陰毒狡猾的小妖女。我枉稱英雄豪傑，心中卻如此不分善惡，迷戀美色。」

三分無力，七分做作，未婚夫婦，一向如此。

周芷若回過頭來，見他兀自怔怔的出神，站起身來，便要走開。張無忌伸手握住她手一拉。不料周芷若功力未復，脚下無力，身子一晃，便倒在他懷裏，掙扎不起來，嗔道：「我是一生一世受定你的欺侮啦。」

張無忌見她輕鬟薄怒，楚楚動人，抱著她嬌柔的身子，低聲道：「芷若，咱倆幼時在漢水中一見，不意竟能得有今日。在光明頂我獨鬥崑崙、華山兩派四老之時，你指點關竅，救我性命。當時我也只感激你的關懷，卻不敢另有妄念。」周芷若倚在他的懷裏，說道：「那日我刺你一劍，你難道不恨我麼？」張無忌道：「你没刺正我的心口，我便知你對我暗有情意了。」周芷若

此時此地，何有此言？

吓了一聲，臉頰暈紅，說道：「早知如此，當日我一劍刺正你的胸口，多少乾淨，也免得以後無窮歲月之中，給你欺侮，受你的氣。」張無忌抱著她的雙臂緊了一緊，說道：「我此後只有加倍疼你愛你。我二人夫婦一體，我怎會給你氣受？」

周芷若側過身子，望著他臉，說道：「要是我做錯了甚麼事，得罪了你，你會打我、罵我、殺我麼？」

張無忌和她臉蛋相距不過數寸，只覺她吹氣如蘭，忍不住在她左頰上輕輕一吻，說道：「似你這等溫柔斯文、端莊賢淑的賢妻，那會做錯甚麼事？」周芷若輕輕撫摸他的後頸，說道：「便是聖人，也有做錯事的時候。我從小沒爹娘教導，難保不會一時糊塗。」張無忌道：「當真你做錯甚麼，我自會好好勸你。」

何錯事至於怕張無忌殺她的地步。

周芷若道：「你對我決不變心麼？決不會殺我麼？」張無忌在她額上又是輕吻一下，柔聲道：「你別胡思亂想。那有此事？」周芷若顫聲道：「我要你親口答應我。」張無忌笑道：「好罷！我對你決不變心，決不會殺你。」

周芷若凝視他雙眼，說道：「我不許你嘻嘻哈哈，要你正正經經的說。」張無忌笑道：「你這個小小腦袋之中，不知在想些甚麼。」心想：「總是我對趙敏、對小昭、對表妹人人留情，令她難以放心。可是自今而後，怎會更有此事？」於是收起笑容，莊言道：「芷若，你是我的愛妻。我從前三心兩意，只望你既往不咎。我今後對你決不變心，就算你做錯了甚麼，我連重話也不捨得責備你一句。」

周芷若道：「無忌哥哥，你是男子漢大丈夫，可要記得今晚跟我說過的話。」指著初升的一勾明月，說道：「天上的月亮，是咱倆的證人。」

張無忌道：「對，你說得不錯。天上明月，是咱倆的證人。」

他仍是將周芷若摟在懷裏，望著天邊明月，說道：「芷若，我一生受過很多很多人的欺騙，從小為了太過輕信，不知吃過多少苦頭，到底有多少次，這時候也記不起來了。只有在冰火島上，和爹爹、媽媽、義父在一起的時候，那才没人世間的奸詐機巧。我第一次回歸中原，便遇上了一個叫化子弄蛇，他騙我探頭到布袋中去瞧瞧，不料他把布袋套在我頭上，將我擒住。我又那料得到，咱們同生死、共患難的來到這小島之上，趙姑娘竟會在一晚的食物之中，便下了劇毒？」周芷若苦笑道：「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，到得黃河悔已遲。」

張無忌心中突然充滿了幸福之感，說道：「芷若，你才真正是我永遠永遠的親人。你一直待我很好。日後咱們倘若得能回歸中原，你會幫我提防奸滑小人。有了你這個賢內助，我會少上很多當了。」

說自己笨之人，正如酒桌上說自己醉了的人一樣，決不可信。

周芷若搖頭道：「我是個最不中用的女子，懦弱無能，人又生得蠢。別說和絕頂聰明的趙姑娘天差地遠，便是小昭，她這等深刻的心機，我又怎及得上萬一？你的周姑娘是個老老實實的笨丫頭，難道到今天你還不知道麼？」

張無忌道：「只有你這等忠厚賢慧的姑娘，才不會騙我。」

周芷若轉過頭來，將臉伏在他懷裏，柔聲道：「無忌哥哥，我能和你結為夫婦，心裏快活得不得了，只盼你別因我愚笨無用，瞧我不起，欺侮我。我……我會盡我所能，好好的服侍你。」

次日張無忌即運九陽神功助周芷若驅毒，初時竟是出於意料之外的方便，想是她飲食不多，中毒不如他與謝遜之深。但驅到第七日上，忽覺她體內有一股陰寒的阻力，跟他送過去的九陽真